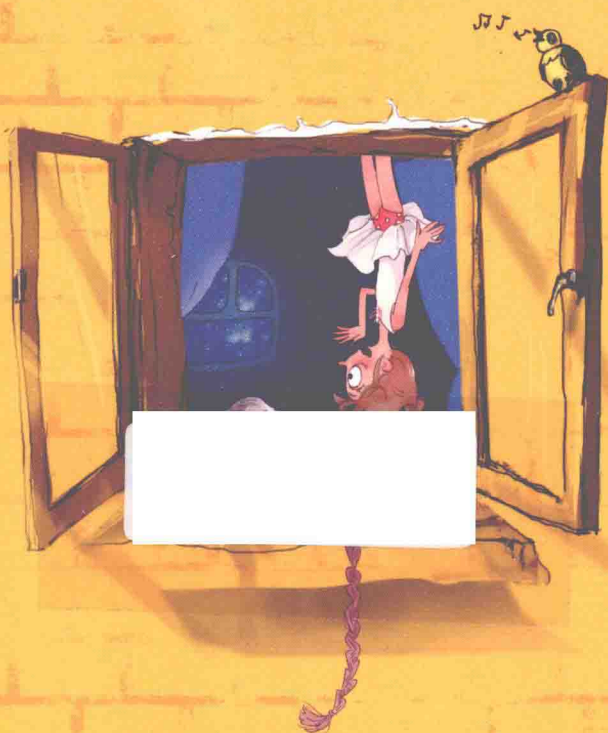


你这么爱我， 我可要 当真了

Love Me and
Convince Me

乌小白

作品



另类言情天后乌小白调侃危险情爱
毒舌怪阿姨丁小劣迹斑斑小鲜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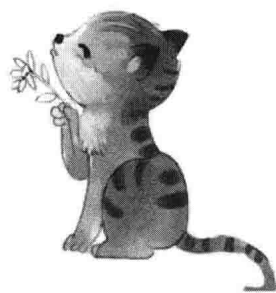
犀利尖锐解构爱情
爆笑治愈建构真心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你这么爱我， 我可要当真了

乌小白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这么爱我,我可要当真了 / 乌小白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500-1442-8

I. ①你… II. ①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5430号

你这么爱我,我可要当真了

乌小白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
特约监制 丁元元

特约策划 马晓婧

营销统筹 宗 岩

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

责任印制 张军伟

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

责任编辑 游灵通 黎紫薇

特约编辑 马晓婧

营销推广 杨 蕊 小 江

封面插画 单单工作室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 710mm × 980mm

印 张 19.75

字 数 250千字
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5.00元

ISBN 978-7-5500-1442-8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27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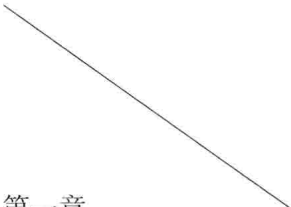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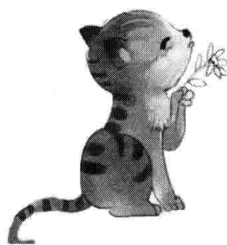
Love Me and

Convince Me



001	/	人生若只如初贱	第一章
015	/	女王星落入狮子座	第二章
029	/	一树梨花压海棠	第三章
043	/	杨拉拉升职记	第四章
059	/	俗气凛然，酸气不侵	第五章
073	/	只是一段旧红尘	第六章
089	/	铁血真少妇	第七章
107	/	御驾亲征	第八章
125	/	暧昧来得刚刚好	第九章
143	/	从前有一对姐妹	第十章
161	/	都是你妈逼的	第十一章
181	/	明天再分手	第十二章
203	/	传媒铁汉	第十三章
225	/	宿敌出现了	第十四章
245	/	王一君的秘密	第十五章
263	/	从前，有一对兄弟	第十六章
283	/	有爸的孩子像块宝	第十七章
305	/	尾声	第十八章

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



(一)

认识丁中浩那年，我的才华还像喷在白墙上的猪血一样醒目。

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“二文女青年”，我行事总是很低调，一般索要稿费都是低声下气地哀求编辑小哥：“您就当打发要饭的，拿人民币照准我的脸儿使劲扔……”可是土人也得有个泥性儿吧，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发作了，我顾不得图书馆里众目睽睽，拍着桌子高声臭骂他是混账王八蛋：“……向我要稿子的时候不择手段，裸聊换签约，出版之后就尾巴一卷跑得没音信儿了！”编辑小哥唉声叹气地回答说：“发稿费这事儿不归我管，要不我再给你裸一个……”

“滚！就你那两肋排骨，被人看是一种福利！”

我愤怒地挂断手机，走出图书馆，抬眼发现下雨了，无伞。正蹲在墙角怅然望天，身后缓缓走过来一个持伞的清秀少年，温和地对我说：“同学……”——恰逢此时我横下心冒雨而归，迅猛地长身而起，正好一记结实的头锤撞在他脸上。可怜他刚刚深情款款地朝我俯下身子，紧接着就“嗷呜”一声痛呼扔开了伞，双手捂着脸后跃半丈，颇长的身量瑟缩而颤抖着。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我非常抱歉。每年因低估我的身手而受伤的总有几个。

少年用手紧捂着面部，双眼泪水长流，缓了好长时间才腾出一只手捡起地上的伞，艰涩地把刚才那句话说完：“同学，没带伞吗？我送你吧？”

同学？我斜睨过去：“我二十八了，借书卡是在你们学校门口捡的。”

少年怔怔地抹去了泪花，看神色很想转身走人，又无法说服自己纯朴的内

心，只好挣扎着问：“你的头没事吧？”

我摸摸头：“没事，别说你那鼻子，板儿砖我都是一磕两断！”

一边说，一边刺溜钻进他伞底下：“我住在向阳街，你送我到公交车站就行了，谢谢。”少年惊愕而略带羞涩地点了点头，撑开伞，为我遮着雨走向遥远的车站，一路上都低头不语，可能正在心里暗骂我八辈儿祖宗。

我不禁宽慰地笑了：没有用的，小正太，“厚颜”是我的绰号，“无耻”是我的本名，没让你跋山涉水送我到家门口就算姐姐我今天日行一善了。

“小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殷勤地问。

他不悦地瞟了我一眼：“丁中浩。”顿了顿，又认真辩白，“我不小了，下学期就大四了。”

“是不小了，已经可以合法思春了，真是失敬呀。”我敷衍道，专心地提起裤角，踮着脚在越发肆虐的雨水里前进。

丁中浩嘴角抽搐两下，明显想收了伞跟我翻脸，但终于拗不过自己良心的拷问，硬生生忍住了飞起一脚把我踢出伞外的冲动，改口问我：“嗯……刚才在图书馆我注意了你好久，你都快要半个楼层翻过来了，在找什么书？”

“找一本……”我犹豫了一下，随口回答，“菜谱。”

“怪不得你身上一股葱花味儿，原来是个厨子，真是失敬。”他老实不客气地回敬我。

您瞧这孩子，看着挺憨厚的，嘴巴好生歹毒。

匆匆踏上站台时，我崴了一下脚，丁中浩扶了我一把，我道谢之余不免满腹牢骚：“谢谢啊……雨天实在很烦人，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要下雨。”

丁中浩垂下头来瞥了我一眼，淡淡道：“雨是风的眼泪。”

多么富有文艺腔啊，我一听此话就警觉起来，迅速退开两步与他保持距离，紧接着摆了个太极拳起手式护在胸前。

——阿宝说过：珍爱生命，远离“二文青年”，搞文艺的文学小青年们的脑筋早就被柏拉图那孙子忽悠瘸了！

阿宝是我两年前的同事，同居了大半年，后来奋力跳槽去到上海，从此音信全无。此妞肤白貌美气质佳，一天，她勾搭了个中文系的白面小生，在电话里羞答答地告知我：“今晚不回来睡了。”结果半夜两点客厅异响，似乎有人

破门而入。我起床开灯一看，阿宝面目狰狞，衣衫不整，紧攥着双拳坐在客厅地板上撕心裂肺地喊：“那孙子脑壳绝对让驴踢过！居然在老娘身边直挺挺坐了半宿，还结结巴巴地对我念什么‘心悦君兮……’，要不是念在吃童男补眼睛的分上，老娘立马抽身走人！”

身为公司里才貌双全的一对儿姊妹花，经常有人羡慕地问：“你们的生活一定充满了诗情画意吧？是不是连说话都很文气？”阿宝一直诚恳作答：“极为偶尔的文气，其实我们日常对话很粗鲁的。”

其实，何止对话粗鲁，我和阿宝自菜场归来时，常常双肩各扛一麻袋打折红薯健步如飞。某日鸡蛋促销，我俩去排队扒抢，从超市出来时发现下雨了，于是人手一袋儿鸡蛋冒着雨往家走。我安慰阿宝：神仙眷侣，雨中漫步，这副场景一定羡煞旁人。阿宝接口说，是啊，大家都羡慕地说：快看那俩傻子没带伞……

丁中浩没有发觉我的怵惕，他收了伞，伸长手臂递给我：“拿着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我发自内心地推辞。我很不愿意像个许仙似的，因为借一把雨伞而成就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。

可他硬把伞塞到我手里，用命令的口吻：“拿着！”

推了两把，没推开，我也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跟他演练太极推手，只好窝窝囊囊地攥着人家小正太的雨伞，自觉形象很猥琐，似乎是一个骗子，而这低级的骗子既不图财也不图色，就图人家一把二手黑雨伞。

幸好车子来了，我匆匆拎着伞踏入湿漉漉的闷热车厢。

“九夜！”

车外的他猝然唤了一句，我下意识地高声答应着，回首时，公交车已经发动了，我仓促中将头伸出窗外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丁中浩却没有再说话，只是远远朝我挥了挥手，面带微笑。

我握紧扶杆，奋力在拥挤摇晃的车厢中站稳脚跟，脑中却陡地清醒过来，好像被谁迎面劈了一掌——“九夜”是我用了很多年的笔名，可是我一直行事低调，一没在微博加V、二没上央视捐款，这陌生的孩子如何知道的？

(二)

某天下午，快递公司的小伙子拨通我的手机。

届时，我正在某家小饭店里，因为跟人划拳输了而准备掀桌子。听说出版社的样书寄到了，顿时转怒为喜，于是在电话中约定，我在他即将到达的下一站等着。刚刚挂断，满席的哥们儿都由衷地起立鼓掌，派出壮汉老刘押送我这个没酒品的泼皮离开。

赶路途中变了天，开始刮风下雨，我醺醺然没觉得冷，只觉得自己头上有热气冒出。

这个夏季的潮湿一如我悒闷的心情，黏重而纠结。失恋、失业，以及失去灵感，经常整个通宵面对空白的 Word 文档自暴自弃：“我就是成功他小姨，跟他妈失败关系特铁！”幸而我的编辑苏小哥儿不离不弃地安慰我：“灵感就像大便，憋上几天总会有的。”托他的福，我至今没有寻短见。

到了约定地点，老刘不断出声催：“人呢？人在哪儿呢？”

我急了，加之酒劲儿冲脑，抬手就往他后脑勺扇了一巴掌：“你丫催什么催？谁让你跟过来的！不耐烦了就给老子爬回去！”

老刘也没少喝，攥住我衣领子，瞪着红红的眼珠子：“什么态度？找抽你说！”

我们凶恶地互瞪半天，都觉得挺无聊，同时呵呵一笑，他松开了手。

就在这时，老刘身后突然蹿出了一个黑影，手里掂着半截砖头，闷声不响地拍在他背上。老刘微微向前一趔，痛得口歪眼斜，粗悍的面目越发狰狞。但是这一砖头的准确度显然有差，力度也不够，没能把他当场拍晕过去。

我正惊疑不定，那个凶手迅速向我冲过来，仓促喊了一句“快跑”，然后一把拉起我的胳膊就走，似乎毫无恶意。

我莫名其妙，下意识地被他拽着狂奔，老刘摸着后脊梁喊打喊杀地追了几步，居然扯开嗓子喊：“小五！老子跑不动了——”

“滚！赶紧滚！”我极为气愤，扭头大骂。

老刘如奉圣旨，一转身跑得巨快，抛下我径自回去喝酒了。

凶手突然停了下来：“你们认识？”

我张开嘴想说“废话”，但是灌满酒精的胃部经历了从猛跑到骤停，实在承受不住，胸腔里涌起一阵滚烫的难受，根本来不及说出这两个字，头一扭扶着墙开始昏天暗地的狂吐。

他在旁边安静地看着我吐，也可能是傻眼了。

等我吐完了，从包里翻出纸巾擦嘴，他才讪讪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还以为你们发生冲突了……”

他的声音异常年轻稚嫩，我一愕，醉眼迷离的瞧不太清楚，便伸手把他从阴影里扯出来，细细端详，只见这陌生的少年五官俊朗，白面泛红，乌黑的头发被雨水打湿了，一丝丝贴在前额，端的是个适龄小正太。

“就你那二两力气，还想英雄救美？”我拍了拍他的胸大肌，借着酒意出言调戏，“小正太，来来来，先跟姐姐做个运动。”

他面红耳赤，推开我的手：“九夜，你喝多了……”

“呃……你是谁？”这孩子居然认得我，我大感意外。

“我啊，丁中浩，上星期在学校图书馆，我借了把伞给你，不记得了？”他尴尬地抬起右手，捋了捋快要搭到眼前的湿发，窘迫而努力地向我解释，“刚才我过来取一份快递，正好看见你被那个男人揪着衣服，所以就……就误会了。”

我极少被人当作需要保护的对象，心里不禁微微感动，突然又想起他说的“快递”二字，赶紧转过身又往回跑，幸好胃里的零碎刚才都吐光了——跟快递小伙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，我的样书！

在约定地点签收了包裹，再看丁中浩手中，两个灰色塑胶包裹袋如出一辙，连寄信人的笔迹都一模一样。

我以醉鬼特有的阴森眼光盯着他。

“别瞪了，你演皇阿玛呢？……这是你刚出的新书，我在网上跟出版公司订的，订的时候也不知道会跟你的同一天寄过来。”他不自在地与我对视，略显局促，瞳仁儿黑得闪闪发亮，“我一直很喜欢看你的书。上次在图书馆，我无意中听见你在很大声地打电话，好像是跟编辑说话，你骂了一句‘再他妈拖稿费，我就把“九夜”这名字送给你算了，以后老娘不写书了，改卖淫’……”

我搔了搔头，颇有点不好意思：“你胡扯呢吧？妈的，我从来不说脏话！”

丁中浩汗如雨下，抬腕拭去额头滚落的水滴，定一定神对我说：“九夜，包裹拿得动吗？我送你回去吧。”

“好啊好啊，多谢了。”我谄媚一笑，顺手把包裹塞进他怀里。正觉得头昏脑涨极不舒服呢，雷锋同志满状态复活，怎能不叫人欣慰？忽然想起他对我的称呼，正色纠正：“还有，你不要总是叫我九夜，我姓杨，叫杨五斤。”

“杨、杨五斤，”丁中浩忍住到口的血箭，竭力维持礼貌，“这名字很别致。”

别致？你丫的表情分明在诉说“变态”两个字。这小子马屁拍得太跟跄了！我悻悻然打断他：“别提了！是我那个糊涂老爸和大伯给起的名字，我出生那天他们哥儿俩喝了五斤白酒，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……哎，出租车！”

一辆亮着空车灯的 TAXI 疾驰而过，我赶紧挥手拦车，上半身猛倾过度，差点儿扑扇着胳膊一头栽到马路上去，幸亏丁雷锋在一旁眼疾手快捉住我的胳膊，才跟跄着站稳。

不好意思，酒后就这熊样，清醒的时候我身手可敏捷了，而且一般只用大腿拦出租车。

师傅回头问：“去哪儿？”

“方城路小学。”我仰着脸靠在后座与车窗之间的三角地带，湿漉漉的背心贴在身上极不舒服，于是挺起腰伸手拎着衣角抻了抻，顺便从裤兜儿里掏出一盒三五，还好是硬盒包装，烟一点也没湿。

偏着头点烟时，触到了丁中浩惊疑不定的目光：“你是小学老师？”

我相信到了他这个年纪，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已经足够失望了，所以宽慰地冲他笑了笑，如实回答：“不，我是小学生家长。”

我儿子今年七岁，在方城路小学读二年级，随我姓杨，叫杨康。

嘿，你还别不信，想当年为了能让儿子读上这所重点示范小学，老子毅然花了三万块钱！当然了，基于当前的国情，人家学校肯让我花钱也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情，大部分人想花钱都还找不到门路呢。

亲爱的读者，我一定把您吓着了，对此我感到很骄傲。

(三)

丁中浩一脸毫无悬念的震惊：“你有孩子了？靠！这……这也太逆天了吧！”

连这么个把“勤劳朴实”四字标语写在脑门上的好孩子都爆了粗口，可见内心有多么震撼。自从见到我之后，他基本上就没有摆脱过吃惊的表情，这就叫作少见多怪。

他瞠目结舌半晌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那，你老公呢？”

我一阵怅然，捏开烟头，在袅袅腾起的烟雾中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转过脸，幽幽地对他说：

“昨天晚上，我跟老公又吵架了，他冲着我大吼大叫，让我带上自己的东西赶快滚出去。于是，我就用袋子把老公装进去，哭着说‘你是属于我的’……”

丁中浩怔了一怔：“真感人，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我装了四袋才把他装完。”

板着脸说完最后一句话，我自动退出虚伪模式，毫无形象地抖着两只爪子哇哈哈狂笑。

为了把这个冷笑话说完，这小半分钟可憋死了啊！没错，鄙人的业余爱好跟大伙儿差不多，平时就喜欢看看笑话什么的。鉴于我自己的上半生就是个笑话，所以我是个爱看笑话的笑话。

丁中浩刚才听得太过投入，情绪还没调整过来，一脸“擦，哥被调戏了”的恼羞小表情，萌得人牙根发酥。

这孩子看起来年纪不大，可比我有涵养多了，硬是咬紧牙关把一口一口的鲜血吞回腹中。要是换作我被异性调戏了，一般情况下对方只有两个结果：受暴致死，或精尽人亡。总之是固有一死，什么什么轻啊重啊之类的呻吟内容在此就不作赘述了。

咬牙半晌，他垂下头郁闷地掐腿：“华丽的文字，和猥琐的作者，果然是可以并存的……”

呃，貌似又碰碎了一颗读者的玻璃心，实在抱歉，拆自己台我一直干得这

么顺手，除了会讨人喜欢，其他什么缺德事都在行。在文字圈里刚出道的时候，编辑苏小哥儿就严正警告我说：“记住，身为职业写手，绝不允许冷落读者！”想了想，他又未雨绸缪地补充了一句，“更不允许打骂编辑！”

其实，大家都想开一点儿的话，仙女也不过是一堆俗肉嘛。“猥琐怪萝莉，喜推小蜀黍。”这半首五言绝句一直是我的 MSN 签名。我猥琐，我承认，有脾气你咬我啊！

从车窗丢了烟头，我一手搭在前面的椅背上，笑咪咪地端详着丁中浩。这位小哥儿神情失落，正在喃喃自语：“每一个猥琐青年，上辈子都是折翼的日本友人啊……”然后他定了定神，一脸严肃地正色质问我，“说真的，你是不是国外反动组织派到我国来的卧底，专门对抗中央宣传部的‘反三俗’精神？”

他把声音压得极低，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仿佛我真是那个毕加索复活也画不出来的变态。

其实，我只有帕瓦罗蒂复活也吼不出来的忧伤。

被误会没关系，TVB 和我有同一句名言，“做人呢，最重要就是开心”，觉得难过了就大声笑几声。我仰头靠在椅背上，一时忧伤地笑得枯枝乱颤。

出租车司机也是个敏感的下流青年，感觉到后座开始有规律地震动，羞得连脸都不敢抬，一路用天灵盖儿观察前方路况。

——这位同志胆色过人，可惜智商有限，玩儿车震的都恨不得给自个儿安装消音器，有主动发出狞笑的吗？（P.S. 据说螺纹安全套具有消音功能，产品理念跟螺旋消音管道系统差不多，都是针对下水的。如果没消掉，证明声音来自上半身，可以拿拖鞋堵嘴……注：本段括号中的内容，出自中国铁匠部新闻发言人乌大白先生，至于你信不信，反正你爱信不信呗。）

到学校之前，我就着湿漉漉的雨水捋了捋额前碎发，尽量把衣服抻直。

斜睨一眼身边的小伙子，轮廓英俊，眼睛清亮坚定，只间或会有一忽的失神，从容颜上来看是又颓又帅的英伦范儿，却穿着款式硬气的格子衬衫和黑仔裤，压低嗓音时磁性十足，这会给人的视觉和听觉等各种知觉造成诡异而强大的冲击。

蓦然升起复杂的感觉令我无法用语言描述，守护欲与推倒欲交织，反正很邪恶，大抵是想冲上去，把他弄疼。

缓缓回过神来，不禁再低头看看自己，这一身糟糕的打扮，灰色休闲背心

搭一件布满皱褶的缩脚七分裤，一头短发乱七八糟地搭在脸上，眼神里就透着邋遢，勾搭指数基本为负数。有时夜里出门，醉汉看见我都躲着走。

下车时，看了看表是三点半，快到下课时间了。

丁中浩手捧着两包书，懵懵然地跟在我身后，走进学校的大门。

——这一步，直接跨进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阶段。女王星落入狮子座，转为坑爹座。

今天不是开家长会，我过来是给老师们送书的。自从他们知道我写过几本书，就嚷嚷着等新书到了一定要人手发一本，当然不可能用以瞻仰，老师和家长双方都心照不宣，这份福利不要白不要，至于看不看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哪怕留着送人还显得有几分文化呢。

所以我也没在书上签名，免得他们送人的时候还得费力气把写了赠言的那一页撕掉。

门卫室的保安把我们拦下，按照规章制度，认真核实家长的身份。城市的重点小学强就强在管理。我小时候在镇上的一所破学校里读书，彼处乃暴行多发地段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欣赏免费高清的3D动作大片。小学四年级时，有天下午我背着书包去学校上课，发现校门被锁死了，绕到后门附近，隔着两米左右高的墙头，看见无数砖头挟带风声呼啸着此起彼落，墙内不时传来销魂的痛呼和呻吟……

填完表格抬起头，方城路小学校园里一片安静。孩子们还没有下课，否则到处都涌动着杀气腾腾的人潮……咳，说错了，是生机勃勃的人潮。

从丁中浩手中接过包裹，放在门卫室的桌上，我客气地向他道谢：“多谢你了，以后有机会……咦？”

我的眼光一呆，掠过了丁中浩的脸，径直落向离校门不远处的医务室。从医务室里刚刚走出三个人，一个老师和两个小男孩，其中一个男孩子的头上还打了块洁白的补丁……咳，又说错了，应该是打了块洁白的绷带。

没受伤的那个小男孩，一直在被老师训斥，一副臊眉耷眼又委屈愤然的表情。

“康仔？”我意外地喊出声。

(四)

虽然杨康他娘杨五斤素来骁勇善战，看见板儿砖就跟看见发糕一样亲（是谁在那边插嘴说杨康他娘叫包惜弱？砸场子吗？拖出去打到穿越为止！）。但是，我从来不教孩子打架——倒不是为了支持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，关键是小孩子不懂轻重，斗起狠来不顾一切，下手之前根本预想不到后果，我不希望他成为一个有肌肉没大脑的愣角色，将来打篮球被撞两下就要求我带人去把对方的双手砍断。

在为娘“吃亏是福”的教育下，康仔很少跟小伙伴发生冲突。早在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，他就展现出了大将风度，有一次书包被小朋友恶作剧抢走，把书本、水彩笔、橡皮、油画棒什么的一件一件全掏出来，摔得满地都是。人家不急也不恼，气定神闲地牵着小女朋友站在一旁观赏。

末了还殷勤地询问：“摔累了吗？我买糖给你吃吧。”

（当时的情况本人并没有亲见，以上内容均来自第二天幼儿园阿姨的倾情讲述。）

所以，今天竟然发现他跟同学打架，颇觉出乎意料。

头发斑白的男老师戴着黑框眼镜，揪心地扯着两个孩子，一边训话一边朝我这边走过来。我认得他是康仔的班主任，姓胡，听说近视好几亿度，期中考完了开家长会那一次，他迈着方步走上讲台，突然伸手指着我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这位家长你请坐，不要站着。”而我当时正在最后一排坐得四平八稳的，身后的墙上挂着我的大衣……

方城小学实行跟班制，老胡已经在这个班跟了两年，和家长们早就熟识。我冲他又招呼又挥手，得到了两束飘忽而又茫然的目光。

迎到跟前，他才眯着眼睛认出我来，马上告状：“杨妈妈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。杨康这孩子平时挺乖的，今天不知道发什么脾气，在课堂上就把同学的头打破了，你看看你看看……”

从一个母亲的角度，儿子打架赢了我自然心中暗爽，然而从一个长辈的角度，我又不得不勉为其难地责骂他几句。于是蹲下去，谆谆教诲：“打架是不

对的，你怎么能叫老师捉住呢”、“用《新华字典》敲头太狠了，下次用《思想品德》”之类的。

“先装好苦孙子，才能熬成牛爷们儿……”我这句还没说完，老胡一阵剧烈的呛咳。

我微微侧眸瞥去，老胡在一边失态地拼命扶眼镜腿儿，双手颤抖。大概第一次见识到我杨家独特的教育方式，工龄比我年龄还大的老教师都不淡定了。

“说吧，到底为什么跟小朋友打架？”我转回脸，拉着康仔质问。

小杨康气呼呼的，用他的招牌大圆眼瞪我，又倔又怒，小脸涨得红扑扑的，好像刚才是我在跟他打架一样。

不理我，小子想造反了！我加大了捏他手腕的力度：“敢做就要敢认，到底为什么打架？”

康仔扭动着身子用力一挣，没有挣脱，于是冲着我大声嚷嚷了一句。

老土的争端，没有一点新意，却刺痛了我的耳朵。

“我不给他抄作业，他就骂我，还说我是没爹的野孩子！”

一句嚷完，康仔的小嘴已经撇成下弯弧，一串串眼泪扑簌簌地滚下来，稚嫩的声音透着委屈：“我不许他说，他老是说老是说，我才打他的……”

我蹲在儿子面前，一时无话。

老胡拍了拍康仔的头，口气温和了些，但仍不失严厉：“无论如何，打同学都是不对的！”

那边脑袋上绑着绷带的男孩子，见凶手哭得很伤心，小脸上立刻漾起邪恶的笑容，幸灾乐祸地哼了一声，口中含糊不清地嘟囔着：“本来就是嘛，我们班三十七个同学就只有杨康没爸爸……”

杨康眼睛一瞪，用力抹了一把眼泪，卷袖子又想上去打人。

老胡赶紧拉开那个小朋友，严肃地打圆场：“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！”

我抓住小杨康的肩膀，冲他笑笑：“嘿，康仔，咱俩拉过了钩的，现在你不许追着我要爸爸，将来我也不追着你要儿媳妇，你忘了吗？”

话音未落，身边掠过一道高大的黑影，弯腰把小杨康抱了起来。

“康仔，放学想去哪儿玩？爸爸带你去！”

是丁中浩。

刚才事发突然，我还没来得及跟这小子道别，他竟然也一直待在门卫室没有离开，这是在搞什么鬼？我愕然起身，只见他笑咪咪地把康仔抱在怀里，动作熟练，神色亲昵，用指腹帮他拭掉眼泪，语气中充满了宠溺，简直就像一个真正的父亲。

他在做什么？我脑门嗡地一热，鬼迷心窍没有上前夺回儿子。

小杨康也吃了一惊，睁大眼睛看了看丁中浩，又紧张地看了看我，见我没有任何阻止的意思，这才放松下来。小孩子也有幼稚的审美观和虚荣心，康仔班里的小朋友就选过“最漂亮妈妈”，若谁的父亲长得高大英俊，绝对是倍儿有面子的事。小杨康得意地瞥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同学，乖巧地抱住丁中浩的脖子，半是赌气半是炫耀，甜甜地叫了一声“爸爸”，然后不失时机地迅速提出要求：“爸爸，放学以后我要去游乐园，我也要坐大海盗船。妈妈有恐高症，坐在所有会飞的东西上面都会吓得嗷嗷直哭！”

我的眼眶不禁潮湿了……臭小子，老妈这种糗事你也敢往外说！

丁中浩意外地看了我一眼，满口答应：“好！康仔先乖乖回去上课，等放学了我来接你。”

小杨康心情不错，美滋滋地从“爸爸”怀中下来，又主动跟我摆了摆手，然后趾高气扬地昂着头擦过绷带同学身边，回去上课了。

老胡使劲儿扶一扶眼镜，端详着丁中浩，脸差点凑到他的鼻尖上去，面色不善。

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，杨爸爸。”老胡倏地板起脸，教训起丁中浩来，“平时开家长会什么的总也看不见你，肯定没把孩子的教育放在心上。怪不得你老婆说孩子没爹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！一个负责任的父亲，肯定不会像你这样只知道把孩子丢给老婆……”

丁中浩连连点头称是，目光斜瞟过来，局促地瞅着我，耳根微红。

老胡走后，我才算缓回神来，赶紧道谢：“今天的事谢谢你，丁小哥，没事了你回去吧。”

“不急。”他磨蹭着。

“你还等什么？”我隐约觉得心中有根弦在绷紧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
“接孩子。”他敦厚地笑。